

女 俘 虏

——刺刀扎乳房

新谷幸太郎

(分队长 伍长)

“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

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

在贴着“本部”条子的一家院子前面，满地流着的水已经冻成冰。这个院子里大约经常进行拷问，带血的白色贴身汗衫和黑色裤子的破碎布条，以及被抓掉的黑头发，冻在一起，在风里摇动着。哪里都看不见人影了，然而却可以看到硬把人拖走的痕迹，这条痕迹横穿过马路，一直通向张开大口的古井。道路旁边也是处处都可看到沾上尘土的黑色血块。

“在这儿也打人！”我心里嘟囔着，大口喘着气往中队长室跑去。尽管是过午时分，却显得很阴暗，冷风从低矮的屋顶

吹了过来，道边草席小屋的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简直像是从后面来追我似的。

“那个女人，是多么固执的家伙。”穿着中国人服装的中队长大西富雄，刚一坐在红漆椅子上，就闪着阴险的眼光喊道：“吉村军曹，曹翻译！”与平常不同，心神不定的大西喘着粗气，像野兽似的眼睛非常混浊。

“是，是。”吉村有意吧嗒吧嗒拍着装地图的皮包，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拿出大的照片，放在大西面前。

“中队长，那个女人很清楚，的确是杨国夫的地下工作人员……”刚说到这里，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吉村就低下了头。接着，他又张口说道：“总之，那个女人是用普通办法不易对付的……”

“到今天为止已经强逼着她三天不吃东西了，可是那个组织还是不知道，她怎么也不吐实招供。”

“是呀，一个男人拿着手枪，那个女人也一定有手枪……”曹翻译窝火地向堆放农具的小屋瞪着眼。值班士兵战战兢兢地把茶一放到桌子上就像逃跑似的回自己屋子去了。

“中队长，她又挺着不动弹了。”我提着折断的棍棒在大西前面直立着说道。

“什么？还挺着不动？”

“是，那个混蛋。‘你们该投降啦！’她傲慢无礼地对皇军胡扯着……照例吊在树上……”

我的话还没说完，大西就大喊起来：“混蛋！不从那个家伙嘴里说出杨国夫的下落，从谁嘴里说出呀？”他咬着残忍的嘴唇，气得直哆嗦。我原想会得到夸奖，现在害怕得缩起头来：

“是，是。那，那家伙，因为已经泼上冷水了，还，能动弹吧。”我结结巴巴地拼命辩解。

“吉村军曹，把那个女人再带出来！”大西当当敲着桌子大声喊道。

“喂，新谷兵长！”吉村对我用眼神示意后，朝放农具的堆屋走去。

“喂，快走！”我从拘留室把那女人拉出来，一边用枪托底部捣着，一边叫着。安静走着的女人，脚步令我非常生气。我举起松松的粗绳怒喊着“快走”，啪啪鞭打她的肩膀催逼着。但是，不管怎么打和催促，女人依旧用刚才的步子慢慢走着，来到大西面前突然站住，转过身来，仍然沉默着，安静地抬起头来。在蔚蓝色衣服的胸前，已经没有一颗纽扣了，用细布条把领子系上，从脖子到胸口的白色肌肤变成通红色露了出来，从右颊到脖子浮现出漆黑的粗粗鞭痕，脸色非常憔悴，但是极为清澈的眼睛死死盯着大西，一点儿也不动。

“干什么用眼睛这么看着？”大西大约是被她的眼睛看得为难，转过脸来看屋顶上面，使劲地抽着香烟。

“多么厉害的女人！”我和吉村面面相觑，不知不觉地牢牢紧握着手榴弹。但是，我和大西所以把脸转过去，并不是因为有人类那种担心和同情的美德。对于大西和我说来，只不过是动物站在人前的一瞬间发生的本能反应而已。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就越来越疯狂地想使这个女人招供，梦想立功。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要使这个女人成为归顺的发泄兽欲对象。

“喂，八路，你也有丈夫和孩子吧？只要说出杨国夫的下落，立刻就让你回去……怎么，不答复吗？”大西探出身来，露出卑鄙的笑容追问着。

“喂，为什么不说话？”面对女人那过分冷静的态度，我焦躁地挥起了棍棒。

“新谷，别忙！”大西离开座位，走近女人前面说道，

“哦，你是八路的密探，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是傍晚那个男人招的供。你对杨国夫的情况很清楚呀……哼哼，怎么样？”大西想起什么似的，转到女人背后，让吉村把绳子解开。“好，说吧，杨国夫在哪儿？”大西执拗地追问这个女人。她眼睛闪着沉着坚定的光亮，同时嘴唇微微地颤抖，但是一转眼，又好像没有什么事似的恢复了冷静。

“到底是中队长，有高招儿……”我心里正佩服，但是一回头看那女人就失望了。在拿着刺刀的五名官兵前面，女人什么也不说，一动也不动。

“喂，杨国夫上哪儿去啦？”

“畜生，连这个你都不说吗？”

大西和吉村的声音越来越严厉、激烈，像要把这个薄暮中的院子掀翻似的。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女人这激烈言词使我恼怒起来。

“畜生，你这个该死的！”我挥动的麻绳在空中响着，发疯似的照准女人背上胡乱抽打下去。

“呜！”女人身体左右弯曲，东倒西歪地往前倾斜，但是忍住痛苦，又把脚站住了。

“新谷，拷问得不够！”大西疯狂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嗡嗡响着。

“喂，杨国夫去哪儿啦？”吉村的泥靴踢到了女人腰上。踢中了她的要害，随着痛苦的呻吟声音，女人往前摔倒了。

“就是这样也不说吗？”我抓住摔倒在地的女人的头发，连续使劲拉了起来。女人肿胀起来的脸发紫，那个清澈漆黑的瞳人刺射着我，照例一言不发地昏迷过去。

“泼上冷水，扔进堆房里去！”大西一说完，就恶狠狠

地走开了。

第二天，十几名士兵的冰冷刺刀，像日本店铺门口那样，围成了马蹄形。士兵们一边不时向上偷看中队长的脸，一边把刺刀指向坐在铺路石头上的两个中国人的胸口。那个35岁左右的男人，昨天被烧红的火筷子从嘴角到下巴烫得已经化脓，很难张口了。但是，粗大的腿和肩膀上的肌肉似乎能消除他全身的痛苦。他目光炯炯，被解开了几天来用绳子绑着的手，拳头像石头似的坚硬，紧握着腰带。隔着一块铺路石的柱子背后坐着女人，在她前面，大西和曹翻译不住地说着什么。两个俘虏，大约都是在夜里缓过气来。女人把抓乱了的头发在后面扎了一个圆髻，褪了色的蔚蓝色衣服成了破烂，飞出了棉花，只是脖领不知什么时候收拾的，扣得整整齐齐的。

“多么目中无人的家伙！明明知道三次该死而没死的。”我推开士兵，把头探了进去。越是拷问，女人和男人越表现出沉着的神态，骄傲自负得实在令人生气。大西从高一层的铺路石上跳了下来，粗野地堵在了女人前面。

“喂，昨晚一夜慢慢考虑了吧？杨国夫上哪儿去了？”女人和男人什么也不说，好像已经完全商量好了似的，用满怀激情的眼睛，穿过房子的顶棚，冲破云层，凝视着广阔清澈的蔚蓝天空。在那里，没有死的恐怖，什么也没有。

“畜生，假装不知道。”大西把杨国夫将军的照片拿了出来，摆在女人面前说道，“喂喂，这个男人上哪儿去啦？你知道这个男人吧？”

“不知道！”尖锐的声音反迸回来。

“什么？说是不知道？明明是八路的密探，能够不知道八路的事情吗？”大西对曹翻译吼着。

啪！“这个男人也一样！”啪！响着沉闷声音的鞭子在

脸上、肩膀上像一阵雨点似的抽了下来。大西在女人和男人的周围来来去去喊叫着，从嘴里飞出泡沫。不论挨到多少飞来的鞭子和辱骂，女人和男人完全像巨石般丝毫不动。

“哼，畜生，这个娘们，到哪儿也反对皇军吗？”气得发昏的大西，踉踉跄跄地把军刀从鞘里拔了出来。

带着寒冷闪光的军刀在女人头上高高抡起，大西偷看男人的脸色。“畜生，不说吗？”大西恼恨地大叫着，这次往男人头上挥起了刀。

“喂，把那个女人的脸往上抬！”大西对吉村大喊道。

“喂，把脸抬起来！”吉村一绕到女人后面就抓住她头发猛力拉。令人可怕的刀光闪了一下。四天前不幸被捕，现在，在克服同样痛苦的男人的脖颈上，大西抡起刀正要砍下去。女人的脸连续使劲向上，黑色的头发刷地长长垂在背上，一霎时女人的视线和坚决紧握着手头的男人的视线恰巧相遇。女人轻轻闭上了眼睛。

“活该！”

“要坦白，就是现在。”

“喂，不说吗？”远远围着的士兵从旁边大喊着。

“鬼子！”女人安静地睁开眼睛，瞪了大西一眼，然后转向曹翻译，用冷静的语气和曹翻译说着什么。

变了脸色的大西慌了神，把刀刚一收到刀鞘里就催问曹道：“喂，曹，曹翻译，她说什么？”大西大约是在头脑里描绘着杨国夫的下落和手枪堆积如山的情景吧，在匆忙中甚至浮现出卑鄙下流的笑容。“喂，快说！”大西对曹的回答等得不耐烦地催问着。

“是，是。”曹对大西后面的话大约是害怕了，战战兢兢地说道：

“她说，鬼子，你们，尽管你们能够用刀砍头，但已经不能用枪杀了吧？”

“她说什么？畜生，说是不能用枪杀了吗？这个八路……”大西勃然大怒，气愤得把刀鞘弄得哗哗响着。“因为弹药已经补给不上，各部队极力禁止使用子弹，对敌必须用肉搏或拼刺刀的战术！”师团好几次传达下的指令，女人已经完全知道。大西大约已经不能拔刀了，气得连连跺脚，乱喊着：“枪，用枪，枪毙！吉村，吉村！”

这样，大西知道从她嘴里已经不能了解到什么了，就命令拉到大田里杀掉。在女人前面七八米，35岁左右的男人拖着腿慢慢走着。女人在他后面，用好像没事似的和平常一样的步伐，一步步倔强地走着。对于三天没有睡觉并受到拷问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两个人的脚步刷刷地紧踏着大地。

“喂，再快点走！”我见他们步子越走越慢，怕被中国人愚弄而焦虑不安。

“喂，快走！”田原大喊着。我越着急，女人比以前就越加缓慢地走了。我想，这是沉默的反抗。“如果不高明地把他们杀掉，在新兵面前多难看。不，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中队长的脸色……要是让他们逃跑了……不，不会有那样的事。他们那样的身体跑得掉吗？”我是受过四次教育的新兵，成了兵长，下个月将会当上下士官……“畜生，即使为了让新兵看看我的胆量，也要……”我重新使劲握住了枪。

前面的男人今天比平时把脚拖得更慢，已经走到前面10米。离他后面大约5米的女人安静地慢慢走着。通过一家房子，走到面临大田的邻家院子前，女人的脚步越来越慢了。

“畜生，快走！”我比以前更加粗野地大喊着。男人在前面走到15米左右，稍一停步就安静地回过头。女人也安静

地站下了。一瞬间女人和男人的视线像触电似的闪了一下。

“这个混蛋，快走！”

“怕死吗？”我和田原恶狠狠地骂着。后面的士兵们重复同样的话，叫骂着。男人和女人又走了起来。女人像是定睛注视男人拖着腿，比刚才慢得更多，一步步紧踏大地。

来到庭院当中，大约在20米前面，有一堵和邻家房屋相连用的快要倒的高粱秆篱笆，看不到对面，只敞开着一米左右宽的入口，透过柳树可以一闪闪地看到大田。男人刚一到达篱笆，女人便突然站了下来。一转眼，我跪下一条腿，从后面准备好用枪射击的姿势，瞄准了女人。男人已经要通过篱笆。“快走！”我仍旧用射击的姿势拼命喊着。女人好像没事似的，一步两步又安静地走了起来。在我迅速站起的一瞬间，尖锐的声音冲破了天空。

“你快吧①！”女人使出全身力气，掩护男人身体似的跑了起来。

“畜生，逃得了吗？”我越过篱笆的时候，男人大约离我30米，在田野中跑着。“畜生！”我不顾一切地扣动了扳机。“唉，那个女人让男人逃跑啦！”后面的士兵吧嗒吧嗒地追上来，在篱笆上把枪捅了出去。砰！砰！嗖！嗖！枪声从后面震着我的耳朵。在前面二三十米远跑着的两个人的脚下，黄色的尘烟一阵阵冒了上来，枪弹噗嗤噗嗤地射进了土里，完全是战斗开始的样子了。

轰！随着沉闷的炸裂声音，我站了起来。从远处可以看到，前面像是两条黑影重叠倒了下去。枪声一下子停止了。士兵们从四面八方拥到一处。等明白倒下来的只是女人

① 你快逃。——原注

以后，田原就横穿过我的前面，一边呼哧呼哧喘着，一边朝田野中堆起来的十几个圆圆的坟堆跑去。

“这个该死的！”我看到被射穿肩膀的女人紧抓住田埂想要起来，便用泥靴踢她的背。“不要脸的！”见这个女人到临死还要反抗，我心里嘟囔着举起了枪。

“新谷，新谷！”田原异样的声音从30米远的坟地里飞来。我不顾一切地从田里跑了过来。“畜生，逃跑了！”田原探着苍白的脸，指着深深的壕沟里面。这是个有七八米深的沟，从坟地后面横断大田，好像通向西边村落。如果跳进里面就很难上来，挖得笔直。只有那个男人滑下去的痕迹，好像刚用笤帚扫了一下似的清楚地显露着，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人。

“畜生！”我咬牙切齿，和田原在堤上到处跑着。这个大沟，纵横通着几条交通沟，东西方面也分不清楚。

“那个女家伙也好像逃跑了。”正在这时，西边的村落里传来带把的手榴弹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轰隆！这好像是人们希望的信号，响了起来。

我和田原对望了一下，逃跑似的从田里回来，士兵们都跑向吵吵嚷嚷的场院。大约又把女人到处拖着吧，场院里滴答着黑红色的血点。虽然没看到女人的身体在哪儿，但是从稻草堆中时时传出急促的呼吸声音。田原粗野地闯到了包围草堆的十几名士兵前面，命令他们搬走稻草。

“喂，田原，还活着吗？多么该死的坏家伙！”我越是生气，就越想看看这个不知死的女人。“愚蠢的家伙，让那个男人跑了，也不知自己要被杀死。与其如此，还不如说出杨国夫的住处……只要说了，就会被中队长宠爱……”在我的头脑里，不由得闪现出野兽般的好奇。在三年的军队生活里，我也杀过12个中国人，但是把女人在眼前这样杀害，还

是第一次。我想着在期满旅行见闻材料①里印象最深的杀人方法，用色鬼似的眼睛向田原露出满意的微笑。

“喂，田原，刺乳房吗？”我在枪端插上刺刀说道。

“嗯，那有意思。”田原探出像猪似的胖脸点头同意了。十几个士兵吵嚷的声音停住了，周围变得寂静无声。

“喂，干什么呢？”

“一个女人也围上那么一群人吗？”

“新谷，田原，干什么呢？”

从公路的山冈那边传来大西的嘶哑声音。

“是，是，队长，这个女人还没死呢……”

“混蛋！”这个声音突然打断我那慌忙中说的话，在我的耳朵里嗡嗡响着。

“畜生，一切都是因为你不说八路的事情，所以中队长才那么拿人撒气。”我生气地骂着，把枪倒提着，骑在女人身上。“就是这样也不屈服吗？”我的手颤抖的一瞬间，嗤的一声棉衣撕破了。噗嗤，像扎到皮球上的感触，刀尖摇动着，白色的液体顺着刀尖落在褪了色的蔚蓝色棉衣胸前。

“畜生，这个也扎！”接着，从右边的乳房也流出来白色的液体。

“新谷，这次我来！”田原从旁边也噗嗤噗嗤刺着女人的乳房。女人头上沾着的稻草剧烈地摇动，身体左右弯曲，把稻草都摇了下去。女人满是血污的脸紧紧对着想要再刺的我的脸。

“啊，畜生，还不死吗？”

① 期满旅行见闻材料是日本军人服役期满所辑录的各处杀害中国人方法的手记。——译者

“喂，你们看什么？混蛋！”我对不想动手的士兵们大声喝骂着。士兵们慌忙把枪重新拿好，准备射击。

“你，哆嗦什么！”田原把犹豫不定的新兵硬拉了出来。

“你，刺这家伙的肚子！”他把新兵猛推过去。

“是，是！”新兵发抖的声音刚一停，随着沙沙的稻草声音，刺刀便扎进了女人的腹部。

“怎么啦？弯下腰来，刺肚子！”田原继续激烈叫骂着。

“呜！”气息奄奄的女人，呻吟刚中断，又大口喘起气来。鲜血从女人腹部涌流，浸透棉衣，顺着身体染红了稻草。

“这个畜生，还不死吗？”我像疯狗似的跳上了女人的身体。

女人好几次推开脸上挂着的稻草，使出全身力气用左手撑着地，想要抬起身来。她炯炯闪光的眼睛像要杀人似的死死盯住准备继续刺的我和田原。

“畜生，你，你怎么样，反抗到最后吗？开枪啦！”我和田原忍住腿的哆嗦，使足力气，用枪向女人胸口连续猛捅过去。女人的嘴角微微动了动，安静地张开了嘴：“我是八路军，要杀快杀！”

“什么？叫杀？”在端着枪的田原大喊的同时，当的一声，子弹在女人胸口炸裂了。我冲昏了头脑，发疯似的喊叫，不管女人的什么部位，用刺刀乱扎着。“喂，这样也不死吗？畜生，这样也……”我身上沾满血，越发想要女人的血，猛扑上去。

“鬼子，要杀快杀，就算你们能把我杀掉，但是再要杀害中国人就不可能了！”她身体靠着成捆的稻草，挥动着拳头，清楚地说完了，便安详地用眼看着庭院的柳树。轻轻哆嗦着的女人，嘴唇逐渐牢固地紧闭起来。她还像是没有什么

事似的，静静闭上美丽而清澈的黑色瞳孔。

“鬼子，要杀快杀，就算你们能把我杀掉，但是再要杀害中国人就不可能了！”

她在日军面前毅然叫喊的话，我感到渗进了这个村落的土地，传播到田野，分散到四方，扩展到全中国。风呼的吹了过来，拂动着柳梢。那句话像她所爱的柳树根一样，不屈地、生气勃勃地生长着。不久，娇翠欲滴的柳林将包围全中国，带来春的气息。

简 历

我出生在埼玉县贫农家庭。

小学八年毕业，曾任商店店员，后任原59师团53旅团第43大队第4中队伍长、分队长，直到停战。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8月）

1956年10月回国以来，为日中友好亲善而努力，直到如今。同妻子、女儿三人生活。职业是银行行员。

最近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文部省审定高中社会科教科书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窜改成“进入”，这是颠倒历史的真实，是不能允许的。过去我们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执行者，这是事实。对这件事，中国提出严重抗议，那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的防卫力量，日本宪法的重新估价等等，都可以看出自民党政府的右倾化，实在难以容忍。在这样的时期，我担负宣传日本对中国侵略事实的部分工作，因此特意把我的一部分罪行介绍出来。

（新谷幸太郎）